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漓江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桂）新登字 03 号



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涵秋 著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空军炮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1092　1／32　印张 14　插页 4　字数 280,00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407-1599-5／I·1050

定价：15.80元

鸳鸯蝴蝶派名著

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下

李涵秋 著

漓江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　录

（下册）

第二十回　婢膝奴颜心源授受　灯昏夜黑人体模型…（199）
第二十一回　报妻仇误惊阿姊　探兵信巧遇孤孀……（208）
第二十二回　卖小妻媒人论身价　骗侄媳绅士逞风骚…（218）
第二十三回　叙旧情可歌可泣　制春服奇事奇文……（228）
第二十四回　奋义勇枉作冰人　陷牢笼痛惩淫妇……（238）
第二十五回　一夜夫妻成局　满城风月故乡……（249）
第二十六回　设圈套有意占孤孀　踢皮球无心惊艳遇…（259）
第二十七回　评古画张口喊梅花　夺名园居心敲竹杠…（270）
第二十八回　工鬼计舌鼓如簧　耀官星冤沈似海……（280）
第二十九回　拜干女不枉解怪囊　媚小妻权且升正室…（291）
第三十回　谋荐举局长渡江　述新闻旗人改姓……（301）
第三十一回　怜旧宠玉殒香销　进艳姬花团锦簇……（311）
第三十二回　狐党成群门房工笑谑　娥眉见嫉卧室起喧嚣…
……（321）
第三十三回　骗老人大同说大话　恋慈母哀女起哀音…（331）
第三十四回　托良媒翻云覆雨　得喜信锦簇花团……（341）
第三十五回　窃明珠暗中施狡计　全贞璞意外遇奇缘…（352）
第三十六回　怀剪刀冰清玉洁　揭黑幕石破天惊……（363）
第三十七回　认兄妹洞房昵语　驳名分监督施威……（374）
第三十八回　受责骂楚囚相对　叙家常骨肉团圆……（384）
第三十九回　起风波内宅出新闻　聆笑语门房窥秘戏…（395）
第四十回　金尽还乡频遭白眼　日暮寄宿致感当年…（40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第二十回　婢膝奴颜心源授受　灯昏夜黑人体模型

当时这一闹，闹得满船的人都知道了。大家免不了大惊小怪，再查点查点人数，惟有那个华二狗子影儿都不见了，这个不消说得偷箱子的当然是他。任黄拔再替辩护，也辩护不来咧。月红哭得泪人儿似的，望着黄拔嚷道："你交结的这个好朋友，是再规矩没有呀，偷去洋钱不算，便连一个皮箱都不肯留下来给我们使用。在先我说他是贼，你兀自替他赖得雪白，如今可再赖不掉了。天生成的贼头贼脑，偏生有你还将他引得上船。"月红其时说了又哭，哭了又说。黄拔只是唉声叹气，望着月红说道："你尽埋怨我有甚么用呢？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和他原是初交，他的做人，当然瞧他不出。照这样想起来，前天那钟和烟袋一定是这厮做的手脚。"他刚说到这里，忽见舱外边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黄拔拿眼一望，原来正是穆子兴，自己不觉有些羞愧。重行搭讪问道："有一件事，我到此都不明白，像我们这箱子也有三只呢，怎么他不拿别的，转拣那放着现钱的偷了就走，他会做贼，难道还会打六壬神课不成？"子兴听见这一句话，想起夜间由自己走漏了风声，万一吃黄拔查问出来，怕我这条老命断保不住。想到这里，浑身接连打了几个寒噤，上下牙，不住的促对厮打，急忙背转脸，对着那河水发呆。蹲在半边，动

也不动，老年人禁不起恐吓，自是以后，他那咳嗽的病使越发加重了几分。这是后事，且按下缓表。

再说出事的当儿，船老板原也打发了几个伙计，分头向岸上去追赶，哪里赶得上呢。陆陆续续的都跳上船，向黄拔说道："这贼若是打从外边而来，我们或者有法想，叵耐是由黄先生亲自带来的，这叫做家贼难防狗不咬，白累我们跑了一顿冤枉大头路。好在贼既和先生是熟人，将来他一定会出来赔偿你们，请黄先生快快赏给我们酒钱，趁早上岸去罢，光在船上哭闹也是没用。"黄拔想了想，这话也很有理，便走近月红身边，悄悄将他袖子一扯，低问道："现钱是没有了，至于你的那些首饰，可曾吃这厮捞去不曾？除得死法想活法，快点请你拿出来先行变换了使用，等我将来发了迹，然后照样打了还你，也是一样。"月红也是没了主意，忙从裤带上掏出几柄银匙，将那两只箱子打开来望了望，幸喜那个首饰匣子却是纹风不动，含悲带泪，取了一支金簪，一副银镯，又搭配了几件整齐衣服，将船老板请得进舱，托他拿至岸上去质押。船老板见他夫妇遭了这样祸事，着实可怜，便取了两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向黄拔说道："先生便将这衣服算还我的船钱罢，其余伙计们听凭先生赏多赏少，决不计较。这簪子和镯且请留在身边，也不必质押了。出门的人，行踪无定，把首饰押在这里，将来还巴巴的来赎取，未免就绕了道儿了。"黄拔见他说得这等慷慨，真是十分感激，当下谢了又谢，又从自己腰包里拿出几角小洋，给他们伙计吃酒。这一来，转落得伙计们真个不好意思和他争多竞少。女人家的心里，只要自己首饰不把来损失，当然说不出来的心里欢喜，依旧将这

两件宝贝系牢在口袋里，一时一刻都要伸手进去捞捞摸摸。各事布置完毕，黄拔又请伙计们替他雇了两辆小车，一辆装置衣箱行李，一辆是夫妇并肩而坐，只苦了穆子兴的两条腿，跟在后面，跑得神昏气喘。一直走到黄昏时分，方才进了那座桃源县城，拣了一家小旅馆，权且住歇下来。夫妻俩占了一所房间，哪里有子兴的住处，勉强和栈主商议，在厨房侧首放下一堆稻草，让他在那里困觉。可怜子兴这时差不多要咽气了，一倒头向草铺上躺下，直手直脚动弹都不能动弹。好在他不知道饥饿，便没有人送饭给他吃，他并不去理会。到了第二天，黄拔和月红斟酌斟酌，只有硬着头皮去寻华立人，请他替自己设法，不然，像这样人地生疏，倘再挨上三天五天，怕大家不要讨饭。月红冷笑道："人家也不认识你，你能够保得他肯帮你的忙吗？"黄拔叹气说道："这也叫做没法，权且碰一下子，也只好瞧我的前途命运罢了。"当下打定主意，穿上长衫，便一路寻问那华立人的医室。只见那医室，是一个三间宽敞门面，收拾得十分齐整。单是柜子里大大小小搁的那些玻璃瓶子五光十色，瞧得人眼睛都花了，另外还有些人体模型动物标本，单是这一层，比较自己那墙上贴的流脓淌血膏药，就高明得许多。至于来诊病的，也着实不少，有一张长板凳通同都坐满了。有的在那里呻吟，有的在旁边谈笑，瞧这景象，分明那个西医华先生，还不曾大驾光临的模样，他这时也就挨在人丛里将就坐下。一直等到有十二点钟的辰光，才见门外匆匆进来了三个人，在前面走的浑身穿着西装，手里那根司狄克，尽管盘旋得不住，旁边两人年纪很轻，可想是他的学生了。由仆役递上了手巾，大家都擦了脸，

然后按着号薄招呼那些病人。挨次向左首一个病室里去诊视，怎么也不消三言五句，一霎时早将病人打发得清楚。便有那费手续的病症，也不过十五分钟就得完毕。其时直把个黄拔羡慕得要死，暗自嚼念道："毕竟是西医气魄很大，不比我们替人家看病，甚么轻重寒热，吃那厮们缠绕个不休，差不多连屙屎吃小菜都得和我们做医生的问长问短。一点儿回答得不周到，便该批驳我们的不是。"

黄拔只顾在那里发怔，忽走进一个仆役，问他编在第几号上。黄拔忙摇了摇头，站起身子，含笑说道："我不是来就医的，特地拜访你们这位华先生，请大哥替兄弟通报一句……"那个仆役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跺脚说道："该死，该死，你这人怎么连一点卫生常识都没有，你既是健康身体，不该和那些病人混在一处，他们微菌很是利害，万一呼吸到你鼻孔里，岂不是自讨苦吃。（是个西医仆役口吻。）你早告诉我是会客，我们这里另外有应接室呢。"说着将手一招，黄拔只得跟随他绕入右边那座房间，中间放着长长的一张餐桌，仆役指点他坐定。随即伸手向他讨索名片，黄拔怔了怔；陪笑说道："这个却不曾预备。"仆役听见这话，又急起来，冷笑道："没有名片，叫我上去回甚么呢？你先生究竟尊姓？"黄拔笑道："我姓黄，告诉你们先生，就说我和他的兄弟二狗子是至好朋友。"那个仆役吃他闹得没法，只得走至华立人面前，将这话告诉他听。立人怪叫起来，说道："快不要放他逃走，这厮包管也是一个活贼。"内中有个学生向仆役问道："你瞧这姓黄的穿的衣服怎样？"仆役笑道："衣服很是不济，至于他的形状倒还文绉绉的，与那些强盗不同。"立人怒呵呵的说

道："越是文绉绉的人，其心越不可问我，是不屑和那厮去会面了，凭你们谁去接洽一下子，问他究竟来会我是甚么意思。我此刻先回去吃饭，你们回来再给我的信息。"说毕套起外衣，提了司狄克，大踏步直往外走。偏生那个黄拔眼快，一见了华立人，自家早从应接室里虎也似的直蹿出来，劈头拦着，深深一躬，陪笑说道："久仰先生的大名。"立人吃他拦住十分不快，勉强放沉了脸色，冷冷的说道："这个很不用你称赞，我这大名久经是 没有人不知道的。"黄拔又道："令弟二狗先生，我们常聚在一处。"立人道："好呀，他是个贼，你呢？"立人说话的当儿，手里那根司狄克甩得盘旋飞舞，几乎打到黄拔脑袋上，黄拔退了一步，又道："学生黄拔，却也是和先生同道。"这时立人向他脸上望了望，惊问道："你可是西医不是？"黄拔忙道："不是西医是中医。"立人冷笑道："中医呢，不堪不堪，你在那里悬壶，白白的跑来见我则甚？"黄拔道："先前寓居泰县，因为闻得华先生医法高明，所以过来拜访，倘蒙不弃，愿列门墙。"立人见他这一种卑躬屈节的样儿，心里不由动了一动，便又冲着他问道："既是这样，何以你放着医生不干，转和我那不肖的兄弟混在一处，偷鸡摸狗，这岂不玷了我们好好的名誉。"黄拔忙改口说道："二狗子和学生原没有交情，因为他说要替我介绍，所以一路同船而来，不防他在船上，又将学生的洋钱偷去好几百块，学生提着他还恨得牙痒痒的呢。"立人将司狄克向地上一戳，冷笑道："他是个甚么东西？还有这胆子跑来见我，你该派吃他的苦头了，瞧你这形状也很可怜，此时我没有功夫和你多话，明天你到我公馆里来再谈罢。"说毕，带着他的两个学生，扬长而去。

黄拔听他这口气，却也不曾拒绝，自是欢喜的了不得。忙忙赶回寓处告诉了月红。

第二天真个觅到华立人的住宅，百般央告，立人允许将他带在身边习学习学。自是以后，黄拔将家眷安置妥帖觅了一处小小屋宇，让月红和穆子兴住下。自家倒还很在医道上留心，不上两年功夫，可巧那个华立人吃上海一家医院聘请他去做院长，黄拔手腕十分敏活，便想出法子来骗华立人，将那所有的医室让给自己，由此他在这桃源县城里，倒很有些名望。每天诊金所入，夫妻俩过得着实宽裕。但是他舅舅穆子兴，一日衰老一日，浑身剩了些筋和骨头，想在他身上寻出一些脂肪却没有了。咳嗽很是利害，新近又加上一种喘病，茶饭不进，每日只喝小半碗稀粥。偏生他又不死，月红心里也有些讨厌他，背地里常和黄拔谈论，说这老东西真是一个累赘，万一咽了气，这一份衣衾棺椁免不掉，还要我们替他打算。黄拔听到这里，忽然动了一个念头，这一天晚上闲着没事，他兀自摸到子兴睡的那所龌龊污秽的房间里来，四下里黑洞洞的也寻不出子兴躺在哪里，连忙命月红送进一盏煤灯子。子兴有好些时不见这样亮光了，又见他外甥进来看望自己，说不出的欢喜。虽然挣扎不起，却使劲望黄拔点了点头，苦着脸说道："黄先生，你瞧我这样可是不久人世了，你有甚么好药何妨救一救我的性命，我如若复了原，还可以替你们看守门户。"他说完了这话，又喘嗽了一会。平时黄拔对他这舅舅都是厉声厉色，不知为甚么在这当儿，忽然亲热起来，向他对面坐下，笑着说道："舅舅，你老人家这病症是没有指望的了。"穆子兴自从会见黄拔以后，从来不曾见他称呼

过舅舅两字，此时将这舅舅两字钻入耳朵里，他听见比甚么还要快活。便趁势笑说道："好孩子，我这病真个没救了哇也罢了，我今天感你情，居然承认我这老骨头做了舅舅，便是立刻伸了腿死在阴间里，总觉得异常的荣宠。好孩子，我想要求你再叫我一声，不知你可肯不肯？……"黄拔笑道："怎么不肯呢，舅舅，舅舅。"于是又叫了几声，把个穆子兴乐得拢不起嘴的笑。笑完了的当儿，黄拔便又说道："舅舅，我有一件事要和舅舅商议。"子兴忙道："好儿子，好心肝，你和我商议甚么事，你尽管说，我没有个不答应的道理。"黄拔笑道："这件事毫不为难，而且不要你老人家费一点心力，你外甥的那所医院，无论甚么标本模型差不多都还齐备了，惟有人身的骨骼，至今不曾购办得到。我想弄一点毒药，给舅舅吃一下子，再拿药水烂掉你的皮肤血肉，完全只要你这副白骨，把来安放在柜子里，又光辉，又好看，舅舅既得了好处，外甥子又省得替你买这棺材。……"子兴一听，吓得半死，顿时苦着脸哭道："心肝，你不要忙，我做舅舅的离死也不过远，请你耐心等一等，益发等我死下来，然后任凭你怎样办怎样好。"黄拔听他说出这不近情理的话，（妙绝，临死哀鸣乃谓之不近情理，彼所谓情理吾知之矣。）忍不住竖起双眉头，圆睁两眼，吆喝说道："老牛真不识好歹，如若能够等你自己死去，我又何必跑来舅舅长舅舅短的，叫了你老牛几遍，原是有求于你，才做这样折本买卖的呀。"子兴见他发怒，自己又吓得浑身抖战，毕竟他畏死心生重，依旧哀哀求告请他宽限几日，在这几日里或者自己断了气，那再造化不过。无如黄拔主意已定，不能改移，早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子拔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